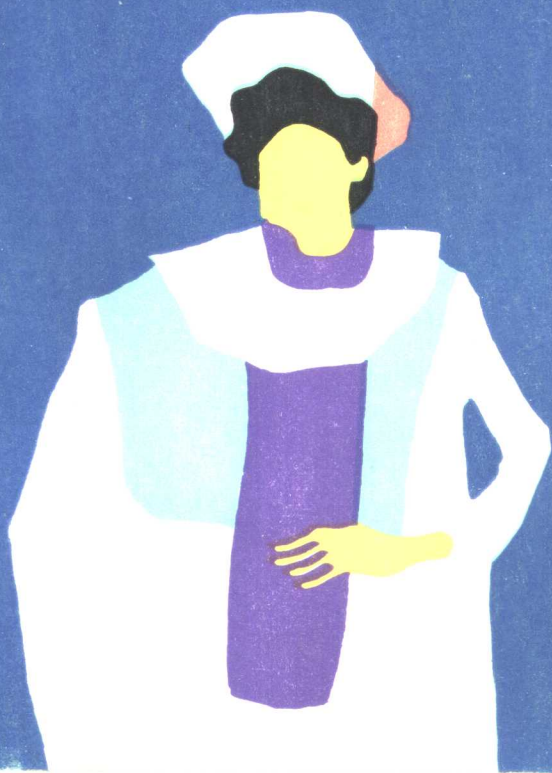


友爱

● ●
约翰·高尔斯华绥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友 爱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曹 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n Galsworthy

FRATERNITY

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27 年版本译出

友 爱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曹 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41,000

1985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册

书号: 10188-559 定价: 1.65 元

译者前记

高尔斯华绥于一九〇七年七月间着手写《友爱》（当时暂题为《影子》），是年夏，他外出度假，中止下来，至十一月间续写，翌年一月完成初稿。一九〇八年九月间重作修改，终于定稿并正式定名为《友爱》。一九〇九年二月，《友爱》问世。

《友爱》是作者继《岛国的法利赛人》（一九〇四年），《有产业的人》（一九〇六年），《庄园》（一九〇七年）后的又一部优秀作品。这四部小说加上一九一一年的《贵族》，成为作者早期一组写英国社会生活的小说。

这一组小说，作者在一九一〇年八月的苏格兰记游中认为，是对四种社会阶层作了批判性的观察^①。其实，它们只写了三个阶层，也可说是只写了三个阶级：《庄园》写地主阶级；《贵族》写地主贵族；《有产业的人》写了将贵族士绅逐渐挤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岛国的法利赛人》和《友爱》则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

高尔斯华绥在二十世纪头十年中所写的以《岛国的法利赛人》为首的这一组小说，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婚姻、伦理道德问题，例如，《岛国的法利赛人》的主人公谢尔顿同未婚妻解除了婚约；《有产业的人》中既有琼与波辛尼的婚变，又有索米斯与伊琳的最终离异；《庄园》中那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霍

勒斯·彭迪斯的大儿子最后也上了离婚法庭；《贵族》中两个男女主人公都背弃了他们的“传统”，跟不是门当户对的人或恋爱或成婚；《友爱》也同样接触到婚姻、伦理道德问题。

《友爱》的主人公希拉里，是诗人，批评家，散文家，他同妻子，画家比恩卡一直只有形式上的夫妻关系，但矛盾并未激化。自从比恩卡要画一幅画，经希拉里物色到一个模特儿，使比恩卡得以完成一幅题为《影子》的画后，希拉里和他的妻子的关系就日趋恶化。

小模特儿是个孤苦无依的乡下姑娘，流落伦敦，举目无亲，却人穷志“大”——“我不愿意老是这么穷”，只好充当模特儿。她第一天应征来到希拉里家，竟因饥饿而昏倒在希拉里脚下。从希拉里将甜酒倒进她嘴里使她苏醒过来的那一刻起，希拉里对她顿萌好奇而怜悯之心，她也觉得他有向她提出要求的权利。

希拉里出自这种怜悯之心，为小模特儿购买衣物，安排生活，逐渐从她身上发现了某种不同于他所曾接触的女性的健康而朴素的东西，对她产生了感情。这时，小模特儿的房东休斯也对她发生了“兴趣”。休斯当过兵，在战争中受过伤，是个为国效过劳的人，退役后，却只找到个清道夫的职业，牢骚满腹，终日酗酒，因为“追”小模特儿，遭到老婆反对，他殴打了老婆，被捉将官里去，坐了一个月班房，刑满出狱后，他仍“追”小模特儿，希拉里为“保护”小模特儿，既为她设法迁居，也去跟踪起休斯来。可是，到得最后，阶级的鸿沟把希拉里和小模特儿分隔开来，希拉里扔下一束钞票，打发了小模特儿，自己则远行出国，而且他承认，这

① 参见H.V. 马罗特：《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生平和书信集》（1936年版），第285页。

是“阶级拯救了他”。

希拉里的老丈人，这位下半生致力于写《四海同胞》的怪老头儿有句名言：“我们每个人都在那些地方——那些街道留下了自己的影子。”影不离身，在《友爱》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以希拉里为首的一些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知识分子，也看到了以休斯为首的一些下层人物。这些“影子”都是叫人看了留下颇深的印象的，正如作者自己说的，《友爱》“最萦怀抱”。^① 从我们看来，其所以“最萦怀抱”，是因为作者善于捕捉这些“影子”，使之重现于作品中。

高尔斯华绥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写给爱德华^②的一封信中，在提到《贵族》时，他说，“这本书同《有产业的人》，《庄园》和《友爱》一样，只是半个我对另半个我的批判，这两个‘一半’是根据题材而不同地区分的。”他还说，“如果你了解我的母亲，你会承认，我身上所存在的那种枯萎了的阶级尊严成分真够作为另半个我进行攻击的合适的题材。”^③ 这话说得相当真诚，坦率，颇有自我解剖的精神。作者是从那个阶级出来的人，熟悉那个阶级的人物和其精神生活，他不仅具有一般知识分子的正直和正义感，具有一种所谓社会良心，对下层人物富有同情，而且还是有所追求的，能够关注人的生活，善于周密观察，因而能够在集中描绘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物的同时，真切地描绘了下层人物，自然而然地使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友爱》中，作者好象企图加给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以一种任务，即通过这些人物

① 马罗特书，第307页。

② 爱德华·加尼特(1868—1937)，英国作家。

③ 马罗特书，第303页。

的行动，看他们如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种种不公不正的问题，进而展现他们的精神世界，伦理道德观念，并看他们能开出什么“药方”来。

这里，我们先看主人公希拉里。这个人物，波裔英籍作家康拉德说他是个“特殊的怪物，颓废者，毫无信义的人”^①，这未免有失公允，说得过重了。这个人多少还是一个有所谓社会良心的人，他不相信“一切教会的教条，也不上教堂，对于未来的情况，没有什么定见，也不希望有什么定见”。尽管他对小模特儿由喜爱而厌恶，最后抛下了她，可是，他同她毕竟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正当的关系，也没有同她有过什么“山盟海誓”。作者在写他上猎狗街去看休斯太太的那段文字中，很能展示这个人物的精神面貌。虽说他上那里去也是为了要看看小模特儿的生活状况的。但是，当他闻到了墙壁、洗涤物和熏青鱼的味道时，“他的理性仍知道化学家准会证明，他跟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人的血液成分是一样的，那股味道确实是相当健康的”。又如他居然也跑去为休斯太太的奶娃娃送葬，相当和蔼而平等地对待那个卖报老头克里德等等，这些都说明这个人物的本性并不是很坏的。他是个行动的矮子，凡事犹豫不决，怕这怕那，最后只好一走了之。他不是一个看到了问题而能解决问题的人，难怪他的内侄马丁说他是半吊子，是个哈姆莱特，患了神经机能萎缩症。

其次，斯通先生的孙子马丁，这个未来的医生，自信自负，傲慢自大，大谈健康，将健康奉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信条，鄙夷周围一切人事，俨然象个救世主。他认为“上一世纪的发明与发现已经打破了旧秩序，我们必须给换上一个新的——健康的最低标准”。他这样说，多少也这样做了。他固然也做了一些社会调

^① 马罗特书，第230页。

查，搞点救济工作，然而，充其量只能训斥一下休斯太太，给她半个克朗，而这种廉价的同情与所谓救济，又何济于事呢？他的“健康”信条，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

至于希拉里的弟弟和希拉里的妻子比恩卡，则十分干脆地认为这类问题应该交给慈善机关解决，“周济是错误的”。尤其是希拉里的弟弟斯蒂芬，这个搞法律的人，往好处说，是个所谓“洁身自好”的人，往坏处说，他是一个冷酷、自私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是那个阶级的典型人物，他的信条是“千万不要插手人家的事情，下层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下层社会的人总想从你这里捞点什么。”

这些上层人物对下层社会的所谓同情，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友爱》中还有一段相当精彩而概括的描写，那就是写希拉里的妻姊塞西莉亚（斯蒂芬的妻子）与休斯太太的一次接触。开始时，塞西莉亚好象很同情她，照顾她，可是当休斯太太提到希拉里与小模特儿的关系，引起休斯“吃醋”，塞西莉亚不由骂休斯是个恶棍时，休斯太太一听到人家骂自己的丈夫为恶棍，“这两个女人彼此的态度就有了奇特的不同，彼此都完全知道能从对方得到多少同情与信任，让人看到她们分别站在一条深沟的两边”。原来塞西莉亚要请休斯太太改件衣服，这会儿不让她改了，原来塞西莉亚要做“好事”，打算给休斯太太半个金镑，结果只给一个值五先令的克朗，只有四分之一镑了，“因为多给她钱也许反而不妥当”。

最后，我们再看一看作者在《友爱》中着重描绘的斯通先生。这位“地道的怪物”，这位被他孙子马丁称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物”的老先生，活了七十多岁，一年到头，仍到蛇盘湖去洗澡，自己烧饭，自己料理生活，余下时间，全花在写《四海同胞》这本书

上。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恐惧情绪是跟竞相残杀的原始状态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他要通过有关人类的起源问题,论证人类的极端的个人哲学,乃是来自这种原始的错误;认为只有友爱才是改造社会的唯一手段,才能达到四海同胞的理想。但是,他的这个友爱的理想,却在希拉里对待小模特儿那种先怜后弃的行动上,碰得粉碎,这恐怕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因此,不论是希拉里,还是马丁,以至斯蒂芬之流,或是斯通先生苦心经营的《四海同胞》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也无法弥补或缩小那个社会的鸿沟。马丁对他们(其实也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评价,倒是比较中肯的:他们都是些半吊子。

高尔斯华绥用了不少篇幅来写斯通先生,乍一看来,好象作者是寄希望于斯通先生。然而,作者在另一个场合,却这么说:“那个幻想家(按即指斯通先生——笔者)的微弱的声音掠过幽暗的花园向着夜空说教,既不是可能发生的事物的回声,也不是人间能够控制得尽善尽美的梦想。我们充其量只能期望不平等的潮流在逐渐消退,尽管洪水又会再来。”^①可见,作者并无意要把斯通先生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导师,作者本人也不想作品中开出什么灵丹妙药。作者在《小说家的信念》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即作家——笔者)所能做的,就是如实地反映他所看到的事物,同他的读者一起来研究它,在读者中产生一种心理和道德的酵素,从而助长美好的事物,活跃想象,增进理解。他往往还必须期待被人们误解,受到批评。”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作者的创作态度,同样,对于理解《友爱》的写作意图,是少可以有所帮助的。

① 高尔斯华绥:《空中楼阁》(1923年版)中《小说家的信念》篇。

《友爱》是高尔斯华绥从繁复万端的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画卷中摄取的一个镜头，也为作者以后创作《福尔赛世家》、《现代喜剧》、《尾声》几部三部曲和一些优秀的剧本打下了基础。作为一个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者，高尔斯华绥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是在“毫无畏惧、不偏不倚地描写一个阶层的生活与整个生活的适当关系时，他并不是要治疗这个阶层，而是把它塑成一个纯粹的浮雕，供大家鉴赏，间接助长进化”^①。因而，他运用他那如椽大笔，描绘了那个社会的生活，通过一些人物，揭了那个社会的疮疤，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所以，《友爱》出版后，正如作者自己说的，“受到了奇妙的评价，既有高度赞美之辞，又有肆意贬斥的叫声”。其中尤以《星期六评论》那响彻云霄的尖叫声最为突出，它说《友爱》是“高尔斯华绥先生以小说为幌子，而写了一本鼓吹革命的危险的书……完全是一本阴险而恶毒攻击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书”^②。这种恶意攻击，恰好让人们看到了作品的成功的一面。

作者在《小说家的信念》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作品必然带有其作者的烙印……历史告诉我们，现状是偏偏最容易消逝，太平盛世偏偏是最不可能到来的，艺术家只有避开成见，提供灯火，使人可以看到那条即使不是进步的，至少也是发展的路径。”这就更进一步表露了作者的创作观，而使我们不宜苛求于他了。

曹 庸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① 高尔斯华绥：《空中楼阁》（1928年版）中《小说家的信念》篇。

② 参见马罗特书第235页。

、 内 容 简 介

这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写于1907年的早期优秀作品之一。

作家希拉里和妻子、画家比恩卡婚后貌合神离。比恩卡在做《影子》一画时，雇了一个小模特儿，起初，希拉里在这个小模特儿身上发现她有朴素的感情和一种魅力，由怜悯而对她产生了爱情。后来，具有高等文化教养的希拉里逐渐发现他和这个单纯但没有“教养”的姑娘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终因感到她庸俗而厌恶她，给了她一束钞票，将她抛弃，自己出国远行。最后，他承认，这是阶级拯救了他。

老哲学家斯通先生是希拉里的岳父，他在写一本《四海同胞》的书，书中强调人类友爱是改造社会的唯一手段，然而，希拉里对小模特儿这种始怜后弃的行为，使斯通先生这个主张遭到彻底破产。

这个故事把“上层”和“下层”社会作了强烈的对比与刻划，令人信服地说明，同情、怜悯、慈善与友爱是无法解决由阶级对立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的。

本书在题材和所提出的问题方面，可说是作者另一部早期作品《岛国的法利赛人》的姐妹篇。作者以深刻的洞察力和精湛的艺术手法，通过一系列“不平等”现象，尖锐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目 次

译者前记	1
第一章 影子	1
第二章 家庭讨论会	16
第三章 希拉里在沉思	27
第四章 小模特儿	35
第五章 喜剧开始了	41
第六章 一上猎狗街	50
第七章 塞西莉亚的胡思乱想	59
第八章 斯通先生一门心思	69
第九章 希拉里跟踪追击	84
第十章 妆奁	89
第十一章 梨花	97
第十二章 扬帆出航的船只	100
第十三章 夜间的声音	105
第十四章 外出	111
第十五章 二上猎狗街	120
第十六章 在榆树下	124
第十七章 两兄弟	131

第十八章	十全十美的狗儿·····	143
第十九章	比恩卡·····	146
第二十章	夫妇·····	154
第二十一章	休息日·····	160
第二十二章	希拉里了结一段公案·····	174
第二十三章	《四海同胞》·····	181
第二十四章	影子之国·····	187
第二十五章	斯通先生在等·····	198
第二十六章	三上猎狗街·····	202
第二十七章	希拉里的私生活·····	210
第二十八章	希拉里听到杜鹃啼·····	225
第二十九章	小模特儿回来了·····	235
第三十章	一个奶娃娃的葬礼·····	246
第三十一章	绝唱·····	255
第三十二章	在比恩卡的面纱后面·····	265
第三十三章	希拉里处理局面·····	272
第三十四章	赛梅历险记·····	279
第三十五章	少女的心·····	288
第三十六章	斯蒂芬签支票·····	294
第三十七章	芦荟开花了·····	305
第三十八章	休斯回家·····	313
第三十九章	决斗·····	320
第四十章	喜剧结束·····	326
第四十一章	和谐之家·····	331

第一章

影子

一九〇×年四月最后一天的午后，无数汹涌波涛似的细碎云块，笼罩着肯辛登高街那空气稀薄的上空。这股几乎囊括了整个穹苍的淡淡而蒸腾的烟霭正在围攻一片蓝天，蓝天的形状有点象颗星星，还在隐约闪光——有如青草丛中一朵龙胆草花。这些个小云块，每一块都似乎装有一对肉眼看不见的翅膀，象昆虫在它们经常往来的途中飞行一样，这些小云块总是绕着这朵似星的花儿飞舞，花儿色泽始终不变，显得十分明亮。这一边，小云块结成羊毛似的块块，彼此挤得密密匝匝，无缝无际；那一边，小云块打它们的云儿同伴那儿出来，飘得更高、更猛，似乎在带头攻击那无以名状的幸存的闪光。这些数不尽的团团烟霭的变化真是无穷无尽，那颗固定的蓝星的不变的整体真是无边无际。

各种装有软翅的云块在清澈的上空这样战斗不息，下边的街上，男女老幼和他们的亲密伴侣——马，狗，猫——都怀着春天的欢乐情趣在从事各自的活动。他们川流不息地来去，所到之处，扬起一阵连续不断的“唉，唉一唉，唉！”的隆隆声。

玫瑰刺公司外面的人群也许是最密集的。各式人等，从最高级的到最低级的，都打这个号称有百扇门的大公司的门前经

过。在陈列服装的橱窗前，有一个个子较高，身段苗条，姿态优美的妇女站在那儿思索：“这的确是龙胆蓝！可是，我不知道该不该买，叫人焦虑的事儿这么多！”

她那双灰绿色眼睛，因为害怕泄漏自己的心情而常常透着含讥带讽的神色，这会儿，眼睛似乎正在仔细打量摆在橱窗里那件正中下怀的蓝礼服。

“假定斯蒂芬不喜欢我穿它呢！”这一犹疑不由使她用那戴着手套的手指给上衣的胸部打起褶来。她把自己那种想要又不敢要的，想做又不敢做的本性都给折进那个小褶子里去。她的面纱（已经打帽边落下来，离开面孔三英寸了）的薄绢遮着她那优柔寡断的小脸盘，她那稍嫌太高的颧骨，略显凹陷的脸颊，仿佛硬是让时光老人吻得太多了。

有个老头在注意她，摘下吊在嘴边的空烟斗，他长着一张马脸，眼圈象鹦鹉的一样，一只变了色的鼻子，只要他不坐下来，就可以呆在这儿的人行道上，叫卖《威斯敏斯特报》^①。

认识所有的过路者，是他的任务，也是他的一种乐趣；只因双脚得走来走去而分散了注意力。他认识这位眉目清秀的太太，这会儿，却使人摸不透她有什么心事。她有时候来买报纸，来买命运注定他得叫卖的这张违反自己的政治见解的报纸。托利党的报刊肯定才是她那个阶级的人应该买的。他一见过一位太太就认识。事实上，在“命运”使他生病，为治病而耗光了他的积蓄，终于将他抛进街头以前，他一直是当管家的，他有一个难以更改

① 《威斯敏斯特报》，伦敦一份自由党人的晚报，创刊于1892年，以纸张用淡绿色纸，并有英国著名漫画家弗朗西斯·卡路瑟斯·古尔德(F.C. G. 1844—1925)的漫画，星期六出文艺版等为其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一度出晨报，后来随着自由党垮台而停刊。

的习惯，既尊敬上流社会人物，又不相信到“这些大公司”购物，参加“那边市政厅的募捐舞会的那个阶级所有的人”。他特别有兴趣地注视着她，的确不是想招引她的注意，尽管他心里完全有数，他只卖掉了五份晨版的报。可是，等她走进那百扇门中的一扇，看不见了时，他不免觉得又遗憾又惊奇。

促使她走进玫瑰刺公司的想法是这样：“我今年三十八；女儿都十七岁了。如果我丈夫不爱慕我，我可吃不消啊。要是我真个一定要使自己显得好看，还来得及哪！”

她来到一面长镜子跟前，眼睛变得象钢一般亮。那面光可鉴人的小池塘似的镜子，每年不知要让多多少少卸掉了裙子和紧身胸衣的妇女“洗澡”，它那平静的镜面每天要照十几个脱得精光的妇女的心灵。她在决定必须把那件龙胆蓝上衣的胸口缩短两英寸，腰部缩一英寸，臀部缩三英寸，下摆放一英寸之后，那双眼睛又出现了犹疑的阴翳，仿佛打算放弃刚才已经作出的决定似的。

重新穿好紧身胸衣后，她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可做好？”

“这个周末，太太。”

“早一些不行吗？”

“我们活儿实在太多，太太。”

“啊，可是，请你们最迟一定要在星期四做好。”

试样裁缝叹口气说：“我们尽量赶。”

“我相信你。我是斯蒂芬·达利森太太，旧方场七十六号。”

她一边下楼，一边想：“可怜那个姑娘样子十分疲累；他们要她干那么多钟头，真是可耻！”她走到了街上。

一个声音在她身后怯生生地说：“《威斯敏斯特》，太太？”

“是那个可怜的老东西，”塞西莉亚·达利森想，“他那只鼻子真讨厌。我并不认为我——”她在小提包里摸了一个便士。有个妇女站在“那个可怜的老东西”身边，她穿着破旧但尚干净的黑衣服，戴着一顶曾经是一个较好看的脑袋戴过的老式无边女帽。脖子上围着一小块破皮片。她脸很瘦，但并不是毫不娴雅，一双温柔、十分清澈的棕色眼睛，一头光滑的黑发。她身旁有个细瘦的小孩，怀里还抱着一个奶娃娃。达利森太太拿出两个便士去买报纸，可她眼睛看的却是那个女人。

“啊，原来是休斯太太，”她说，“我们一直在等你来给窗帘滚边哪！”

那个妇女轻轻地按一按奶娃娃。

“真对不起，太太。我知道您在等我，可我有好多难处。”

塞西莉亚不禁一楞。“啊，真的吗？”

“是呀，太太，都是我丈夫。”

“哎呀！”塞西莉亚小声说。“可你干吗不上我们这里来呢？”

“我觉得不该去打扰你们，太太；我的确觉得不该——”

一滴泪水打她脸颊上挂下来，停落在嘴边的皱纹里。

达利森太太匆匆说，“是，是，十分对不起。”

“这位老先生，克里德先生，跟我们同住在一幢房子里，他打算去跟我丈夫谈谈。”

那个老人晃一晃他那竖在细长脖子上的脑袋。

“他应该懂得检点，别搞得那么不体面。”

塞西莉亚眼睛看着他，嘟哝说：“我希望他不会反对你。”

老人双脚在地上搓动一下。

“我喜欢跟大家和睦相处。如果他跟我胡来，我会去找警察来对付他！……《威斯敏斯特》，先生？”说着，他朝达利森太太掩